

全港青少年微型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冠軍作品

《命運》6D 張浩

在慘白的月光下，四周一片朦朧朧，草叢中蟲鳴蠡躍，依稀看見動物屍骸。遠處突然出現一陣火光，如茫茫大海上的燈塔。在那裡命運正在交織，延續着未完的戲。

亂髮，破衣，赤足，我邊打量着坐在對面的少年，邊燙着酒。十分鐘前，他從及膝的草叢爬出來向我討食物，然後就順理成章坐在我對面，等鍋中食物煮熟。在這棟破舊不堪，長滿藤蔓的小屋下，只有火堆中木頭爆裂的聲音，少年眼怔怔的看着忽明忽暗的火舌，為了打破沉默，我遞上一杯溫酒，開始問這少年來歷。

「你從哪裡來？」

「唉……」少年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「大叔，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，我甚至懷疑這是一場夢。」

大叔？我摸一摸臉上稀疏的鬍渣，笑着說：「叫我馬丁吧，說你的故事來聽聽。」

「我和朋友在一個夜裡慶祝着，突然出現一個巨大的洞，我和朋友沒反應過來便被吸入去，當我醒來便已經在這片不毛之地上，然後流浪了幾天。」

「哼哼！」少年冷笑了下，「很滑稽吧！就跟科幻小說一樣。」

我乾了杯溫酒後，緩緩道：「我已經有些眉目，吃過這頓後再說。」

我熟練地用右手從背囊拿出兩對筷子和小碗，把食物分給了少年，他接過碗後一頓狼吞虎嚥。酒過三巡，我已經酒酣耳熱，食物也吃得乾乾淨淨。我又斟滿一杯酒，接着未完的話題。

「曾經有兩位科學家發明時光機，但因為一些事故導致出現時空裂縫，不停吸收其他次元的物質來到這，亦把這個世界的物質吸到其他次元，你應該是被吸過來。」

「所以我還有機會回去！」少年興奮道。

「傳送是隨機性，所以不一定準確回到你所屬的次元和時間。」

少年沉默不語，再度眼怔怔的看着忽明忽暗的火舌。突然一陣刺骨的冷風吹過，左手的衣袖隨風搖曳。

「馬丁，你的左手……」

我把左邊的衣袖搖一搖，裡面空空如也。

「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。」

我望向眼前忽明忽暗的火舌，思緒回到五年前，我站在家門前時，若非遇上他，我的人生也不會發生變故。

朱紅的大門散發出安全的感覺，兩扇門扉上的是巧奪天工的圖案。我看着久違的大門，心裡數着自己有多少天沒有回家，獨居的我相信家中積了許多塵。我把手放在指紋機上，等候大門的開啟。

「呖呖！」指紋機發出警告聲響，顯示登入重複。

奇怪，怎麼有人使用我指紋入屋呢？我把登入系統切成密碼模式打開了門，步步為營，戰戰兢兢地步入屋中，大廳竟然一塵不染！我更肯定有人在我家中，而非登入系統出錯。我環視整個空蕩蕩的大廳，確認無人後便進入房間檢查，突然一個人影用右手熟練地從後把我纏住，頸部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壓力，頓時透不過氣來。後來那人漸漸放鬆力度，我亦鬆了口氣。

「你好，世界的英雄，時光機的發明者之一，馬丁博士。」那神秘人在我耳邊輕語。

我掙開那人，轉頭想看那個神秘人時，頓時目瞪口呆，一頭清爽的短髮、炯炯有神的杏眼、挺直而又秀氣的鼻子，除了鬍鬚長了點之外，完全就和我一模一樣！

「馬丁博士，請冷靜點。」另一個我舉起雙手，表示沒有敵意。

「你是誰？怎麼會和我一模一樣？」我急問。

接着那人說出一個我始料未及的答案，「我叫馬丁，馬丁威廉士，我來自未來。」

「你正想要我證明我是不是真正的你，對不對？」他笑道。

我啞口無言，因為他已說出我心中想的事。

「只有未來人才做到未卜先知，現在相信我嗎？」那個自稱未來的我道。

我沉吟了片刻，細思一番後接着問：「那未來人，你來這幹甚麼？」

「我是來破壞時光機，讓你不用背負多餘的罪孽啊！」

「你別想破壞！」我大呼，「如果你真的是未來的我，你應該明白時光機是我和大衛共同研發的心血。」

未來的我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當然明白，現在你擁有人生最輝煌的時刻，當然捨不得一切，但我要避免你重蹈覆轍啊。」

重蹈覆轍？我聽了過後開始對我的未來感到好奇，一副求知心切的模樣。

「我的未來到底怎麼樣？是不是名滿天下。」

「沒有。」他冷冷道，掃了我的興，「未來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世界，因時光機產生了混亂，世界面臨滅亡，一切都完蛋。」

我心中頓時涼了截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何況未來可能因一個意念而改變，不一定發生固定的未來。

他似乎看穿我的想法，突然說：「不可能的，這一切都是所謂的命運，一定要斬草除根。」

「一定要破壞嗎？」我仍在懇求着另一個我。

「或許有另一個方法。」

我聽到之後眼前一亮，急問：「甚麼方法！」

「當年的時光機出錯，皆因某人違反時空定律，導致空間出錯，只要殺了他亦可解決。」

「不一定要殺吧，別讓他接近時光機就可以。」

「不！」他堅定否決，「這個人會為失蹤的兒子，千方百計要使用時光機。」

我心中突然有一股不安，一聽到要找失蹤的兒子，腦海中便浮現出一個人影。

「大衛沃克，另一位時光機的發明者，必須殺了你的研究夥伴！」他竟然無情地說出我最不想聽到的答案，我無法想像是出自『我』的口。

空氣中瀰漫着沉重，沉重壓得昏暗的大廳異樣的安靜，安靜得只聽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聲。到底我的選擇是對還是錯呢？。我不敢對大衛心存僥倖，他是一位科學家，可以為科學瘋狂，亦可為兒子瘋狂。此時此刻，我的心卻不能靜下來，如朝湖面扔了磚石般，泛起無數漣漪。

「叮噠！」一聲門鈴打破了大廳的死寂。

我走過去旋開把手，把門一開，望着眼前的人，我驚呼出來。

「大衛！」

大衛二話不說便把我拉出來，硬生生拉到車上，然後坐在我旁邊，專心駕駛。我見後座還有另一個人，便好奇地望向他。

「大衛！」我再一次驚呼出來。

「嗯，怎麼啦？」兩個大衛同時問道。

我一臉茫然問：「怎麼出現兩個大衛？」

後座的大衛向我解釋：「我是來自未來的大衛，是來阻止馬丁。」

這時我腦中的思緒已經搞成一團，在同一時間出現兩個未來的人，到底發生甚麼事。此時我想起未來的我說的那段話。

我驚叫：「你就是那個導致世界面臨毀滅的罪魁禍首！」

「甚麼？」後座的大衛一臉狐疑。

「你違反時空定律，導致世界面臨毀滅！」

「嗯，馬丁編得不錯。」

我隱隱若若感到事情有點不對勁。此時，後座的大衛遞了份報告給我，我定眼一看，是時光機的研究報告，上面還著名作者馬丁威廉士和大衛沃克二人名字。

「反正我和馬丁都是片面之詞，看了未來的時光機研究報告你就會明白相信誰。」後座的大衛道。

我飛快地一頁一頁的揭開報告，每打開新的一頁便再多上一分觸目驚心，當看完整份報告後，我全身乏力癱在座上。

「沒想到強制關閉時光機會令能量失控，引發出時空裂縫，我以為不會『自欺欺人』。」我說道。

駕駛中的大衛突然開口問：「他怎麼騙到你？」

「唉！」我長嘆一口氣，「當時他說未來的你會因失蹤的兒子而使用時光機導致時空錯亂，世界毀滅，要不殺了你要不給他門卡讓他破壞時光機。」

「他知道你不忍心殺現在的大衛，才說出這一番話。」後座的大衛道。

「不！兒子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去做。」駕駛中的大衛桀然一笑，說完踩下油門。

此時，兩個大衛都沉默不語，相信他們都明白彼此在回憶甚麼。為緩和尷尬的氣氛，我開始轉移話題。

「未來的我為甚麼要破壞時光機？」我問道。

「向政府復仇！」後座的大衛大聲喊道。

「嗯？」我不明所意。

「我們的心血時光機因過度危險而被下令銷毀，但是馬丁並不甘心，他認為錯不在時光機，錯在政府的無能，不能駕馭它，所以要向政府復仇，毀滅過去令未來從不存在。」

我突然靈機一動，想出一個方法，說：「既然他的目標是時光機，只要通知守衛別放進來就可以了！」

「不會起作用的。」後座的大衛否定我的計劃，「馬丁他有隱形衣，守衛根本察覺不了他。」

「隱形衣？」

「隱形衣是俗稱，學名為光學迷彩服，馬丁未來的新研究，準備用作軍事用途，但馬丁把它偷了出來。」

哦，難怪之前他在我大廳出現，把我從後抓住，原來是隱形了。

突然，一個急煞車使我們的頭猛地向前一傾，晃眼一看原來已到了研究所。突然遠方傳來警笛聲，有幾輛警車打着紅藍燈追了上來。

「快走！這裡由我來撐場。」後座的大衛道。

我和大衛打開車門，一股腦跑向研究所，但我和大衛平常蹲在實驗室，缺少運動，跑到研究所門口便已氣喘如牛，開始邁着急步往實驗室方向走。

「雖……雖然叫你去追但沒叫你超速！」我喘着氣抱怨大衛。

「就……就超到時速一百八十，沒想到會有這麼多警察來追。」大衛亦喘着氣答我。

我已經無力告誡大衛的瘋狂了。我們倆人開始急步狂奔，我心中默默的算着路程，由這條走廊走到時光機實驗室還有一大段路，這樣一會跑一會走，來到實驗室已經為時已晚。突然一對巡邏的警衛迎面走來，我靈光一閃，構思了一個計劃。

「咦，馬丁博士你不是進了實驗室嗎？你怎樣在這？」其中一個警衛疑問。

我停下來問他一個古怪的問題：「那我進去了多久？」

「大約十五分鐘吧！」警衛一臉狐疑地答。

「嘖，已到來不及了！」大衛道。

我看着兩位警衛腰間的佩槍，把它們奪過來，把其中一個拋給大衛。

「馬丁博士？」警衛問。

「等下還你！」我大喊。

我馬上跑向實驗室，大衛隨我過來過來。

「要這個幹甚麼？」大衛問。

「待會到實驗室直接一發打死他。」

「那只要一把就夠了！」

「另一把是用來證明時空理論的。」

說完我便轉身推倒了大衛，舉起手槍對抵着自己的太陽穴。

如果前人的時空理論沒有錯的話，過去的我死了，那未來的我必死無疑，等同阻止了一場浩劫。我拉下保險掣後，一瞬間無限的思念湧上心頭，但我不能猶豫，一猶豫大衛便有機可乘。

正當我想扣下板機時，大衛已經看穿了我的意思，馬上當機立斷，朝我的左手開槍。頓時，我的左臂感覺被狠狠的鎚下去，一陣劇痛從手臂傳過來，痛得我直接倒在地上，手槍都拿不穩。左手一片濕漉漉的血流滿地。大衛見狀後過來幫我捂住傷口。

「你瘋了嗎！」大衛大吼。

「我……我就想看看如果過去的我死亡，未來的我會不會存在。」我忍着劇痛道。

「你這個混蛋，那個只是假設！」

「哈……哈……那代表我押錯了……」

「挺住！我現在叫警衛來！」

大衛剛起，我馬上用沾滿血的手巍巍顫顫地拉住他的衣袖。

「你快……快去追上去，剛才的槍聲應該把警衛引過來。」我氣若浮絲道。

「你快點捂住傷口！」大衛急道。

「追……追！」我已經口齒不清。

大衛朝實驗室方向跑去，我望着遠去的身影，視線開始模糊起來，不知不覺間昏了過去，但感受到一股冷凝的空氣。

「後來我的左手因為子彈貫穿了神經和骨骼，所以就廢了，這就是我左手的故事。」我說完抬頭看着少年，發現他已經熟睡了。

「哈哈哈，都說這是一個長故事，你偏不信。」我笑道。

我站起身來，收拾好器皿。突然被某些東西絆住了，盯眼一看是少年的皮革錢包，打開一看，有一些紙幣和身份證，我拿身份證出來檢查。

「傑克沃克。嗯，真是個令人懷念的姓氏。」

我再仔細望着少年熟睡的樣子，輕輕一笑，從自己的背囊拿出紙張，再從燒完的火堆中拿出木炭，在紙上畫上地圖，放進少年的背囊中，再寫張留言放在身旁。

「少年好知為之吧！跟着地圖向西走應該走到政府的安全區。」說完把背囊放回原處。

我走出那棟破舊的建築物，朝日出方向而行。突然一陣寒風吹過，地上的廢紙捲到腳下，我拾起來一看，是一張通緝令，寫着「通緝一馬丁威廉士」。經過剛才一番回憶，我想起當時未來的我那句多餘的罪孽，還有纏住我時那熟練的右手，又想起車上大衛的桀然一笑。我感覺被人玩弄於股掌中，報告的真偽，雙方的言行，還有在我昏迷時到底誰引發這場災難。

回首那建築物，在墨綠的天空下，被藤蔓束縛的外牆，牆腳的雜草不情願的隨風搖曳，我把手中的通緝令攥得更緊。風從身後拂過，把我空蕩蕩的左衣袖揚起來，我決定要到另一個時空，看看所謂的命運令我們這群扯線木偶走向哪一份劇本。

(4509 字)